

無絃琴

亦明



30

812
C59

820
271

七月詩叢

胡風編

無絃琴

亦門

希聖社



107648

印翻許不·有所權版

七月詩叢

無絃琴

著者：

亦門

編者：

胡風

出版者：

新望社

上海郵局信箱四一七六

生活書店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代發行：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六號

一九四二年八月桂初版（一）
一九四七年一月滬再版（三〇〇一—五〇〇〇）

複製英國 W.S. Gilbert 木刻作封面

獻給——

三個平凡・痛苦而又崇高的靈魂！

——一九四六年三月，妻爲了『被侮辱與損害』自殺而完成人生；四月，媽媽被痛苦和心臟病壓倒，死得突然而又平靜；十月，母親以第三期肺病結束了勞苦、微賤、善良和她底期待！

目次

小英.....	一
唱.....	七
到戰爭里去呵！.....	九
樟夫.....	一四
讀信.....	二七
握手.....	三〇
諺言.....	三五

南寄.....	三八
街頭.....	四〇
霧.....	四五
讀吉訶德先生傳半卷.....	五〇
猶大.....	五九
末日.....	六一
黃昏曲.....	七七
三角.....	八〇
知道.....	八五
寂寞.....	八八
刀.....	九一
再生的日子.....	九五

小兵

——爲保安十二團五連二等兵趙雲南作

像闊大的手上的一個小指，

茁壯的行列裏特別顯得矮小：

戴一頂寬大的灰布軍帽，

卽當地蓋住了眉毛。

立正，

頭才比槍口高，

（當然是沒有上刺刀的）

問起幾歲，

圓答個羞澀的一臉黃皮與一嘴白牙齒的笑，

伸出隻嫩楓葉樣的小手來，

捲了又捲的袖口還是太長的，

大指與小指好玩地向天一翹，

「十六了。」

「十六了？……」

即使年齡是真實的，

體格絕對是沒有成熟的。

青色的果實出現在市場上，

反感在我底血裏燃燒，

市儈們是可殺的！

（那些政治的市儈啊！）

農人是可憐的！

「槍不太重麼？」

「不呢。……」

「你知道打日本？知道？」

「知道。……」

「你不怕飛機麼？還有大砲？」

「……」

我不是恐嚇，

戰鬥那裏是孩子的責任，

現在也正輪不到孩子。

孩子是中國底苗啊，

苗，

暴風雨，這稚弱的牠那裏受得了——

那瘋狂的火山之流的雷與電？

那蠻性的拳頭大的巨雹？……

這那裏是這樣的孩子所受得了的？

他還沒有鍛鍊成戰鬥的胆量呢！

他還背不動槍呢！

這是中國底苗啊，

應該好好地保護啊！

怎麼反給了日本軍事法西斯主義瘋狂而貪喫的砲火？

「你還太小啊，你當兵還早！」

「不，我要當兵，我能打日本的。」

這不是街頭播音機底春風里的論調麼？

但是，

我終於悚然地慚愧了，

這聲音嚴重地反駁了我，

未成熟的軀體裏怎樣充滿了成熟的戰鬥意識，

我怎樣看輕了中國底孩子啊！

孩子的血是更純潔的，

中國底版圖不需要這更鮮豔的顏色麼？

更肥美的，

中國底土地需要灌溉啊！

（像龜裂的舊稻田）

孩子！我祝福你

祝福你在戰鬥中成長！

一九三八、六、一八。衡山，南嶽市。

哨

一月的夜的延安：

前線帶回來的一身困倦，

從這深深的夜逾越過去

又是新紅太陽的戰鬥的明天，

戰士們需要香甜的休眠。

嘉嶺山上的塔對着蹣跚在廣場上的伙伴

他在他底哨位上！

深沉的夜底十二點到一點，

天上

Orion橫着燦爛的劍，

北極星永恆的光

從太古以前

直到春風的將來

照着人間。

「九三九，二，四。」

到戰爭裏去啊！

馬夫

馬夫牽着馬

在亂石的小河邊吃水，

「同志！

你自己

爲什麼不騎？」

「祇有打仗的配騎牠！」

他底闊大的臉

用黃牙齒笑着

手指親愛地

撫摩着那發銀光的剛毛

像撫摩夾在膝間的小女兒，

馬揮動着長尾巴

轉過臉來

向他長嘶。

老兵

老兵

騎在瘦馬背上